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四卷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山西廵撫魏允貞一本遵奉

明旨推廣原議所未及舉佚賢以裨內治事案照

先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合無恭候

命下行令在內兩京大小九卿科道官在外總督

撫按官會同薦舉不拘見任在籍但有熟諳

韜畧練達兵機及精敏多智足當一面者分
別具奏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臣聞詩曰無克惟人故晉欲謀虞其
臣曰有宮之奇在淮南王謀反獨討漢廷汲
黯直陳守節宋以司馬光為丞相邊人至在
疆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開隙則中國之
所為制勝夷狄者不獨邊才
皇上之所欲得者不獨邊才臣之所當舉者亦不

獨邊才也心膂之臣以德望勝股肱之臣以
才猷勝耳目之臣以忠党勝郎署之臣以清
議勝而後封疆得以矢其忠爪牙得以戮其
力兵司無敵于天下矣臣愚不知人所嘗得
之聞且見者則有數人焉論語曰舉爾所知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請以所知者數于
陛
下之前臣惟今心膂之臣則原任大學士王家
屏其人也股肱之臣則原任尚書陳有年沈

鯉原任左都御史李世達原任都御史王汝
訓其人也耳目之臣則原任都給事中史孟
麟張棟御史萬國欽馬經綸其人也郎署之
臣則原任郎中顧憲成趙南星員外鄒元標
其人也此數臣者或德可佐
聖有論道經邦之謨或才足濟時著率屬倡牧之
績或清比水玉一介不肯傷廉或忠貫金石
百折不能易志或以執法受疑或以直言被

放舍
廟廊而江湖易表儀而講授輟幹濟而投閑祕忠
蓋而舍章非其任矣
陛下誠慨然起之廢閑列于有位將不為司馬光
宮之奇汲黯諸人者乎夫德望在心賢才獻
在股肱忠讜在耳目清議在郎署閑句聞之
必且曰
聖天子寬于赦人之罪急于錄人之長慕德一朝

揚威萬里臣非敢謂海內之賢盡于此數臣
也舉自遺佚得其一二庶以收拾人心聳動
觀聽古人曰致士自隗始諸臣賢于隗遠甚
又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湯有天下選
于衆舉伊尹虞商之賢奚止皋陶舉一人以
風千萬人耳且諸臣之賢群臣舉者多矣
陛下一不見信豈以群臣所舉皆私所好耶孟子
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

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前此諸去任已久而公論僉推正所謂國人
皆曰賢也
陛下何疑焉又臣逖稽往古熟觀治亂見從來有天
下者率以從衆而興違衆而敗臣固知
大君不可與天下爭好尚矣蓋好尚所在民心所
在爭而勝之其禍斯烈驗之東漢名節尚極
矣至一門爭死舉世賢之而桓靈力與爭當
世

人盡出而好雄起漢祚以傾驗之宋理學尚極矣談者家關閩而戶濂洛舉世又賢之而嚴寧力與爭黨人有碑偽學有禁正人盡去而金元入犯天下非有宋矣至于東晉風流談議習以成俗其好尚非美于名節理學也晉之人主悉拔諸高顯王導謝安之流揮麈終日圍棋野外率用安江左而却師然則力與天下爭而勝者莫若漢宋之季與天下

為浮沉而不爭者莫若東晉而滅亡如彼保
全如此人心所在果可為爭乎哉臣固因舉
諸臣而併推其所以然也如蒙
皇上鑑漢宋之失法舜湯之得畧已往之愆圖將
來之效從人心之好收衆賢之和
勅下吏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王家屏等
亟賜起用庶顧忠遂良風在
朝廷嚮德畏威服在四夷其利奚止一邊一計一

方面得人之比哉
臣聞宋臣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如魏允貞所
薦即為起用其時王家屏等有十二人猶是
師師濟濟世界也及
先帝嗣位立
召田聞諸臣而允貞與所薦皆化為異物所存者
一兩人而已老成凋謝能不軫殄瘁之憂哉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戶科給事中劉文炳一本為忠貞久錮

社稷之人懇乞

聖明亟錄極忠之臣并開衆正之路以濟時艱以

成

聖治事臣惟天地生材

國家代有況我

朝養士二百餘年濟濟師師尤超軼往代頃見會

推南北鄉式大僚一二名賢層見叠出若苦於
無人者此何以故無一年廢棄太多禁錮日久
皇上所為
社稷計者疎乎臣首舉極忠之臣而後及其他
皇上試垂察焉今天下號為極忠原任南京刑部
郎中鄒元標是也吏部屢推之而不報諸臣屢
薦之而不報豈鳥盡弓藏將昔所謂捐軀赴難
捨身報主一旦頓忘之耶臣不避煩瀆

請耳悉其狀想
皇上愛惜人材無有不惻然動念者元標以丁丑
科進士觀政刑部尚未授官值張居正為相期
皇上冲年擅政父死不奔喪嗾令科道官陳三謨
曾士楚等保留奪情元標幾疏直言居正謟天
之罪舉
朝皆欲其去三謨等以為舉
朝皆望其留疏上

廷杖幾死謫戍瘴鄉凡五年所居正死後蒙
聖恩起之卒伍授以吏科給事中元標感激圖報
屢次建言降南京刑部照磨陞吏部員外後以
言調南京刑部員外陞郎中守制回籍元標屢
降屢言非好沽名蓋食美者思其親好諫者思
其君誠忠孝得之天性不可易也
皇上之于元標時降時陞亦何嘗不知其忠而有意
錮之哉自後輔臣王錫爵張位沈一貫朱賡等

皆祖居正之意而以柔奸行之凡一言之忤及
下聽其囑托者假
皇上之威非降則黜至三百餘人吏部用一萬國
欽文選司皆為民遂顯然禁錮天下之名士二
十年來元標不復登仕版矣當居正忘親擅權
之時稍有觸犯身家性命不保天下莫不畏毒
避禍如蹈虎口而恐其噬元標釋禍之日有母
在堂子嗣未立即與趙用賢吳中行艾文穆沈思

孝五人犯虎狼之威以
國家之大患非忠貞之極曷克有此極忠之臣固
不利於極不忠者為錫爵等所忌嫉宜也
皇上知居正之不臣業已黜其子而籍其產犯居
正之魂于地下也豈不悲哉乃錫爵等非欲用
元標而不能得之於
皇上也往昔饒伸嘗論輔臣之子
廷杖為民矣無何而遂起之伸誠賢者何不獨得

起也以為論其子而杖之逐之無毫髮可委責
乎
皇上是以不得已而起之其他皆委責乎
皇上矣何愛
皇上不知自愛嗟嗟可恨之甚也彼桀錮之意以
為世人不過繫戀功名故薪之以困屈天下之
豪傑不知元標講學授業其蕩無涯且臺省交
薦名聞如婦人小子即終不得用異日書之史

卌鄉邦增重山川生色何足為元標損而惟
是
聖明在上而輔弼有爵等之娟嫉使野有遺賢不
免為
清朝之累也夫廢棄之多臣獨元標也
皇上思居正之不忠凡壅賢竊位如錫爵等者皆
居正之類宜急為屏斥者也思元標之為忠凡
守正不阿有犯貫爵等者皆元標之類宜急為

錄用者習爵等動言內閣爲射的陳尚象錢夢
皐不嘗射沈鯉乎舉世皆嘩罵之公道之在人
心安可盡泯也臣感時觸事見野有天用之才
老於岩穴而不究其用朝有半空之缺若於推
擇而不得其人一念犬馬愚誠不避
天威瀝血上
請備
皇上察臣之言速召元標不次用之其多歷棄諸

臣拔茅連茹以與太平之治毋使萬世而下有
無臣之刺臣死且不朽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御史大夫鄒元標之在廢籍與
神祖相終始吏部無歲不啟事臺諫無歲不薦剡
至
先帝始奉
俞而大用於

皇上之初政皆蘇軾謂司馬光之用于元祐猶李
勣之用於永徽時皆若留之以待後人者適相
類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吏部一本二十年公廉寡慾之臣獎拔未完淹淪可惜乞

恩即賜優擢以廣

德意事文選司案呈卷查萬曆十九年該本部題為計吏屆期狀陳飭治維風要務以重

大典事內一款欲將朝

覲各官查舉清苦異常飲冰茹蘗及閒修寔履

公康寡慾之臣請
旨晏賞優異奉有
欽依着寔舉行績准考功司付開一公康寡慾官
九員除原任廣東按察司僉事許孚遠歷官兵
部左侍郎原任湖廣右布政劉東星歷官總理
河道工部尚書原任河南左叅政耿定力歷官
南京兵部侍郎此三臣者職仕連登八座
卹恩更賁九原又除原任直隷寧國知府蕭良譽

歷官河南左參政天乎不弔人且奈何又除原任浙江右布政劉應麒現推兵部左侍郎原任山東濟南知府崔應麒現任陝西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原任河南汝寧知府丘度現任太僕寺少卿此三臣者均負爪牙之望濟登心膂之班恭聽
聖明以次召用外雖是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姜士昌官止參藩尋以直言被斥原任浙江處州

榮
府推官顧憲成名寄光祿曾無破格顯融旣違
諮訪薦揚之苦心亦背着實舉行之
明旨仰惟
皇上一日二日有萬幾焉窃思士昌憲成所以屢
推未
允者或亦以為猶夫人耳不知固二十年前部院
料道選于千萬人中止得公廉幾人而兩人即
其二也

皇上聰明天授悉此無難乞將推升二官緣由
題
請明白一以彰
朝廷知人善任之美一以完二臣未盡之用通呈
到部為照報為之忠原以薦士負國之罪無如
蔽賢臣等所以屢推顧憲成右僉都御史量升
姜士昌尚寶司司丞者非欲沽薦士之虛名惟
恐冒負國之實罪也今查二臣實係

皇上二十年前所舉公廉之臣其與許孚遠等同
賢而不同用臣甚惜之除劉應麟見推兵部侍
郎係三品大臣另
請點用所有顧憲成陪推僉都恭候
聖裁合先用添註通政使司左通政併姜士昌量
補尚寶司司丞添註庶幾
皇上著寔舉行之旨愈久愈信而臣等咨訪薦揚
之公有始有終豈非千古盛舉哉伏乞

皇上留神省發

速賜俞允容臣等行令各官欽遵到任管事臣無任拳拳祈禱之至

臣按大計所重在于卓異一科雖驟遷不以為速化雖超等不以為凌躐而萬曆十九年所舉皆天下之選故此疏再為申之

萬曆三十五四月十八日

户部等衙門尚書趙世卿等一本為用人各有

職掌不宜濫出多門伏乞

聖明稽舊制採公評酌定會推成規以一政體事

竊惟會推一節臣等有慨于中久矣昨年九月

内合疏懇免至今未奉

俞旨然中不能自安于心用是補牘申

請查得

國家大臣員缺例用九卿會推其推時有立有坐凡閣臣冢宰大司馬與總督則立推凡例卿長貳以及巡撫則坐推然皆由銓臣程量資俸斟酌材品某也堪舉宣言于諸臣而後該臣等諸臣參其可否可曰可否曰否其於有可無否乃屬該司秉筆書名此二百年相沿舊制也邇年以來每奉旨會推吏部止傳單糾衆至期臣等各舉一人自

書具名銓臣反引嫌避席拱手受成而已此近
日創起新例也由前言之是吏部為主臣等為
佐由後言之是臣等為主吏部為佐以吏部主
之其於資俸財品素所核也必且百舉百當以
臣等舉之不過取辦于臨時漫擬于浮見即以
人臣事君之忠不敢自後銓臣而職有所分智
有所短賢者未必舉舉者未必賢萬一用而不
效豈惟誤銓臣併誤國事而終

陛下明目達聰之心幾何不重負耶乃若羨立相
臣作霖作礪方且秉國之成不嘗一方一事之
任自惟銓宰蒐求
帝心特簡必非臣等所漫擬而嘗試者況相臣位
在諸臣上反令諸臣得咨口而襍引之名分倒
置甚屬非體至于吏部司官不過五六品耳祗
銓臣專之何至亦煩會舉舉而且六七員之多
也此所關世道人心尤非渺小矣臣等為是心

怵不避再三伏懇
皇上曠然遠覽毅然獨斷凡推舉閣臣及諸大
僚
諭令悉遵舊例仍以銓臣主裁上容臣等從旁參
酌其吏部司官專聽銓臣除補則銓衡不替其
職
簡用必當其才即臣等不至有侵官之迹誤舉之
愆

陛下亦安享任人之效矣伏乞

聖明裁察詳行

臣聞成周之治六卿率屬漢世郡國守長皆

行薦辟以自輔況冢宰無所不統而推擇司

官反借耳目于各部乎李德裕有言曰宰相

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

書為冢宰者亦如是矣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廿四日
吏部一本恭謝
殊恩兼陳愚悃懇乞
聖明憐臣衰病免臣赴任以終餘年以畢餘業事
考功司案呈本部送吏科抄出湖廣黃梅縣舉
人瞿九思今授翰林待詔瞿九思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黃梅縣
舉人瞿九思淵源正學粹白真脩馳聲譽於中

原大節目無權貴抱奇寃于一旦終身念絕怨
尤輜跡幾三十年著書幾十餘種如仁統以俟
刻諸錄表章經學豈徒托之空言若實用編時
務策等書籌畫時艱有裨于實濟編摩既久掌
故尤精業孔廟則考制成書誰非問禮家法
仰
明堂而詩歌準古真是典樂精思一腔愛
于
國之忠忱形于筆札千古太平之大業決于心神

泉石而有斯人

廟堂足為瑞慶適者集槀牘以與木夫

殊恩誠渥乞初衣而畢餘業素志彌堅假令竭數

年之尋求庶幾覩大全之禮樂所有疏乞相應

允從查得天順二年江西臨川縣處士吳與弼

幣聘來京授以諭德萬曆三十一年四川渠山

縣舉人來德以奏薦授翰林院待詔先後俱得

賜歸各令有司歲給月米今九思遺際與二臣

同而著述之功不啻倍之合無暫准以原官致
仕仍令有司月給米五石以示資助書成之日
該撫按官奏薦進
皇本部酌量擢用則
國家明揚之大典不屬虛文而士人巖穴之藏
修可資盛治重弓旌而厚羔雉朝野並有榮施
矣伏候
令下本部行令本官一體欽遵施行奉

聖旨瞿九思准暫以原告致仕俟書成日具奏擢
用
臣按
本朝翰林院誌其自布衣徵聘者甚衆
宣廟以後遂為曠典故今之所引惟吳與弼陳憲
章而
皇祖于用人其難其慎顧不難于來德瞿九思豈
非太平之榮觀右文之盛際哉今史局方開

纂錄伊始束帛戔貢于丘園蓋戔戔望之矣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直隸巡按楊廷筠一本為薦舉隱逸真才以表

潛修以光

聖化事臣惟自古聖王每重岩穴之士故羔雁紛

馳于郡國弓旌首賁于丘園誠恐野有留良而

明廷不獲俊義之用也

國初用人特重薦舉明卿碩輔悉出此迄迨後民

偽漸滋始一之以科目廣求逸才之意未嘗不

兼臣伏讀
憲綱一款凡山林隱逸懷忠秉義之士行府州縣
虛心採訪薦舉至京以備擢用臣按蘇松所至
用心採訪得一人馬歆為
皇一陳之看得隱士陳繼儒學歸淵海士仰斗山
博物洽聞不以梯榮當世澡身浴德惟期印契
心靈著有用之文章家乘國史植無瑕之操履
地義天經據其行似以石隱為高蹈究其蘊乃

以胞與為真修笑傲烟霞足示羽儀于一世含經咀史堪備顧問于九重斯實

聖化漸涵有此真儒杰出留之林野固可追曠代之逸民錫之玄纁益可佐熙朝之盛治此一臣者所當亟加辟召以膺簡任者也

職按此疏雖

留中自後有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光祿寺卿何喬遠御史吳甡相繼薦之于朝事下吏部矣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戴等一本梟撓惡臣

大妬

國計首倡阻撓抗違

欽命事該山西稅務奉御孫朝題前事奉

聖旨這奏內廵撫魏允貞倡狂抗命煖爐未植攘

肆貪濫事情便著該部院參看了來說欽此隨

該臣等會同部院等官看得山西廵撫魏允貞

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其自操持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以來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耳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恭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執少與即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曲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其皮在

皇上面前尚可為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加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恭內臣內臣亦恭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兩相訐非撫臣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人放火或係隣火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其貪濫壞甦賍至三十餘萬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

皇上試加體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然
若指廉潔為貪濫指節省為據飭使天下清吏
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
平明之理也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
相爭則壞謂宜嚴諭二臣協心體
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如其稍有忿爭兩發章奏平其得失
若據臣之奏不報內臣之疏單行其於

國體政體兩為有損蓋
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自行則必付之撫按
若執法之人不重則
朝廷之官輕而法紀亦隨之今以廵撫重臣因於
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冲邊激揚大吏即
官民貪贓攘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
奉一内臣又合群小而哄一内臣奸弊叢生誰
敢究詰則財之入於

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無算矣且
宮府當為一體內外皆是王臣故當虛心以觀之
平心以處之若此時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
內臣日以參訐撫按為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撥
置參訐為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益
費區處恐
朝廷自此更多事矣臣等區區愚衷誠為
國家惜體統為

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允貞惟
皇上裁察之
職聞流言止於智者明主可以忠言魏允貞
為內官所訐致干
嚴旨只為
神祖重在懲貪凡訐及受賕無不見信耳惟是允
貞皎皎之節生平素著故吏部合辭叩
閣理直氣壯竟能感動

宸聰析議夫之角非偶然也

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湖廣巡撫郭惟賢一本特薦異等佐領官員以

風吏治事臣切惟我

朝

選用之法自制科外有鄉書有歲薦之下若椽

吏起家于刀筆胥即並跡于冠裳亦既廣彌天

之網矣然此兩途者循格而遷及格而止從州

邑佐領上而府衛椽幕便以為分量已足即有

異能長才終難表見其有銅章墨綬儼然吏民

上者千百不得一也夫天地生才良楛利純不一途而賦臣謂何地無才何時無才何途無才惟在上之人鼓舞激勵之何如耳曆考國初仕籍如郁新震直吳中萬祺魁珠況鍾之流或以人才或以例監或以吏員高者為九卿次亦方面郎署並不拘資格在在各有樹立載之史冊侈為美談即如近年東平州同知楊果判官趙蛟亦以吏員超擢邇來貢途駸駸嚮用獨有例

監吏員兩途並推者尚爾寥寥此豈其才乏哉亦不知不舉者之過也今春大計時全楚除方面官員外州縣而下卑官汰斥者不下三百員亦凜然嚴矣有斥而無涉非所以為公也舉大而遺小非所以示平也臣於二三年來急急以知人激勸為務該地方廉得三人焉一則茶陵州判官左鴻一則長沙衛經歷陳懷一則寧鄉縣縣丞楊騰龍是已鴻起家例監自涖任時臣

已聞其根器向上比委署茶陵州印務據知府
羅緄聞稱其督賦無玷操持撫篆允孚民心
按察使詹貞吉聞稱其佐州嚴一介之守署篆
見百廢之興在布政使李得陽聞稱其才堪理
劇守不踰閑則是左鴻之膾炙人口者有如此
陳懷起家吏員先經原任巡按御史李天麟向
臣面稱其才亦不群隨入薦剡近處知府羅緄
聞稱其操守久而益堅注厝熟而愈練按察使

詹貞吉開稱其才堪理劇力可振觀左布政李
得陽開稱其才能練達守吏堅貞是陳懷膾炙
人口者有如此楊騰龍亦起家吏員近據知府
羅鯤開稱其有和易安祥之度有綜核振刷之
獻按察使詹貞吉開稱其最精吏事雅有儒風
佐邑不盡其才揖篆猶知其守左布政李得陽
開稱其性資明爽才幹優長是楊騰龍之膾炙
人口者有如此臣尤恐開報不的以守巡二道

則耳目最真而尤以陳懷係臣同鄉人衆好必察不宜苟苟偏聽又詢之分巡道副使陸長庚稱許如出一口且謂臣懷鐵中錚錚保其異日必不肽者後詢之升任守道按察使金學曾開報相同以此卑官不謂其才能華於長沙一郡也尤不謂三年來所咨訪者而今方得應其求也後採之士庶之口與論僉協大抵此三臣在左鴻陳懷則志操不凡才幹練達足稱異等之

例均堪專邑之寄在楊騰龍則以才勝而其志亦非卑卑者僅勿限資格拔為縣令果始終一節不隳初志不妨照例升轉府佐州正等官俾下吏知前途尚遠感激殊恩各斤斤盡心民事以圖報稱誠勵世磨鈍之一盛舉也內楊騰龍任止兩載查得黃梅縣縣丞周希召病故報缺縣丞雖無調用之例但該縣見建城垣佐理需才為急倘以本官調補事後另行優叙此亦試

才責效為地擇人之意也謹會同巡按徐兆魁
會
題以備採擇

臣聞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立賢無方寧論資格黃霸起于卒史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丙吉出于獄吏此韓琦所以度外用人也今臺察薦剡自起家孝廉者已不勝剡核況掾史卑吏何望吹噓上天乎郭推賢此疏

誠屬世摩純之舉可為天下撫臣之法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劣轉王官不宜留用懇乞

聖明洞察以清仕路以杜覓緣事臣等待罪銓曹

慚無寸補惟是矢心天日進賢退不肖以無負

皇上責成厚意則責所競競者頃接邸報奉御潘

相奏留饒州府通判近陞榮府審理沈榜誤蒙

俞允事雖若細而關係政體甚不小者夫沈榜之

劣轉豈臣等一人之私意哉本之撫按之考語

叅以縉紳之公評咸謂本官家政久調官箴有玷臣是以擬陞審理所以儆官邪而飭吏治者也有如潘相所奏謂其長於燒造規制有方此特一匠人之事耳沈榜未任之先該府之陶器不加惡沈榜既任之後該府之陶器不加精陶器之無賴于沈榜亦明矣彼潘相者不過借公以行其私而沈榜之夤緣則所謂乞哀登壟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也據相援引江西叅政黃

曰謹四川通判陸雲松二例臣反復思之實不相侔夫叅政屏藩一方繫生民休息其輕重大**小國**自不論至于採木之役無論胼胝轉輸視之坐理監造者難易百倍且

兩宮三殿亦豈直一器之用哉臣故以為不相侔也而潘相必欲妄援上

請其亦巧於欺

陛下矣及查前缺已將陳奇可選補若復留榜一

事兩宮事體尤屬不便臣部選法竊恐從此大
壞與其壞選法以循潘相之情孰若去榜以存
臣之選法也伏乞
聖明將榜仍陞
榮府審理毋使後世謂英明如
陛下乃以內豎之故而留一夤緣之邪臣也仕路
幸甚臣等幸甚
職按晉文公問守原於寺人勃鞮雖人如趙

衰猶貽訊史冊此疏立防稅璫侵宮之漸矣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

吏部左給事中程紹等一本閣臣獨力難勝票擬錯悞懇乞

勅賜改正以便遵守併乞

聖明廣置輔弼以重政本事竊惟六部分曹各有職以內不舉者謂之曠官職以外冒行者謂之越俎況

明旨之頒示中外宜何如慎者苟不按職業誤行

票擬非所以重
王言而一法守矣臣等專司封駁例得執
奏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本月十七日該右軍都督府帶俸太子
太保己故恭順侯吳繼爵妻夫人齊氏一本為
病故勲臣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夫勲臣襲爵屬之銓部報喪
屬之禮曹恭順侯吳繼爵以病故具

奏此報喪非襲爵也查得本年四月內武進伯朱
世雍妻徐氏一本為病故勳臣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今奉恭順侯之物故正與武
進伯事體相同柰何又旨下吏部乎此票擬之
偶錯臣不能為閣臣諱也使吏部而冒昧奉行
則冢宰侵宗伯之職使臣等而含糊發抄則順
旨承訛之罪亦安所逃用是不識忌諱冒昧上
請伏乞

皇上勅令政正庶使遵行再照內閣典司政本任重事繁首輔老病垂危備員充數惟有次輔一人入閣議事耳今

朝政廢弛海宇多故不暇枚舉如冠婚册立之典急當議行開礦抽稅之使亟當議罷刑罰不中考選無期皆事干重大中外無不于闕臣引領次輔必有中夜焦勞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心有所專則力有所遺票擬之煩安能以一人

之身而一一至詳哉至是次輔之心亦甚苦次
輔之爲力甚疲矣伏乞
皇上將前後所擬閣臣急
賜簡用三四員與次輔協恭而共典樞要庶萬幾
可望咸理綸音不致反漢非徒以重政本亦所
以優大臣也臣等不勝惓惓屬望之至
職按此票擬之誤乃次輔沈一貫也半載之
後一貫仍誤程紹以爲民又上疏自認其誤

而程紹已去國矣大臣之修怨于言官亦巧

矣哉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山西等道御史李炳等一本為

聖旨嚴明人言疑誤懇乞

皇上重申巽令以釋群疑以便遵守事臣等聞報

吏科左給事中程紹一本中官不輕信外政不

宜輕假伏望

聖明播

祖訓之嚴杜私挍之漸以正

國體事奏
聖旨韓黨已有旨從輕處了程紹這廝又來黨救
瀆激本當拿解究問姑且革了職為民不許朦
朧推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莊誦
綸音仰窺
聖意先輕而後重重在黨也因紹以重黨非重紹
也
雷霆雨露蓋並行而不悖乎夫何道路嘖嘖皆謂

皇上輕處韓薰而重處程紹矣即閣臣揭救亦謂
皇上意在程紹矣臣等愚陋竊不得其解焉惟是
細繹
明旨本以韓薰名字一直貫下若曰薰已從輕紹
激而重處也又若曰程紹救激姑重處所救以
示戒也紹荷
優容皇不彰彰明甚矣信如人言則是紹之罪反
浮于薰薰之處更輕于紹恐非

皇上立言之本意也且
皇上命使開採二年于茲中外臣工言者纍纍即
議論不愜
聖意而黜逐未及諫臣誰不仰
皇上包荒之度今乃謂因縣官逐黜科臣不但有
乖
聖旨亦未諒
皇上之心矣

皇上之心至公至明豈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假
令重處紹矣薰又當何如重乎臣是以知
皇上革職為民之
旨必不為程紹發也但
嚴旨驟發韓薰人言誤坐于程紹紹固不敢不遂
廻待罪而薰之進退亦猶豫而無所據矣政本
攸關安得不請明于
君父前也伏乞

皇上俯納芻言不嫌反覆將原
旨優容程紹及罷黜韓黨之意再
賜申明庶群疑以釋而遵行為甚便矣
職按李炳等公疏細繹
聖旨甚明而閣臣乃趣程紹謝
恩使其不得不去職程紹以此歸田二十年要非
神祖錮之也

萬曆貳拾捌年柒月貳拾陸日
吏部等衙門尚書李戴等一本中使釀釁多端
飭詞遏寶懇乞
聖明特
賜昭鑒以收人心事切惟自古小人欲欺君罔利
必誘以說之所必入而激以氣之所易動使人
主一鬧即怒其意轉堅而后可以假竊威福從
中取利莫之敢指雖至壞

國體傷士氣叢民怨而已不與其憂今之紛紛言利者皆誘以說之所必入者也恐天下官員來盡聽從則以阻撓之說先入主聽凡有爭禮爭議不善奉承者皆以阻撓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說安得不怒恐天下百姓不堪必致激變激變則已且得罪則以主使之說歸罪有司預自解免以先入于主聽凡有民怨民怒呼噪爭執皆以主使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

即以是說進安得不怒乘機之易入借迹之相近假作張皇之狀濟以誣誕之詞但得
陛下一怒則人之罪立成而已之是非曲直更不後問雷霆屢震緹騎紛紛知府吳寶秀遠矣推官華鈺遠矣知縣吳宗堯韋國賢王正志吳一元遠矣巡府泰兵備逐一有司之謫者黜者不與言彼既陰操上之喜怒而明制下之禍福因以恐喝天下奴隸有司魚肉百姓天下知而不

敢言言而不得入幸而奉
旨詰問如中書程守訓不過罰俸兩月而止
陛下試虛心觀之諸臣即有罪視守訓輕重大小
何如哉彼以所侵
廷之錢用以買
廷之法有奸如山寂無一事而銅墨之長稍忤
中官朝服冠裳夕被桎梏大罪見釋小過見執
無乃失事理之平乎此尤

國家臣子耳臣子猶婦也若諸生則聘而醮者也今以未醮之婦而翁姑先已束縛而箠笞之里黨觀者謂何哉廣東舉人勞養魁等逮矣遼東武舉生員鄧學舉等逮矣雲南生員張聚奎等逮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十餘人又逮矣以中使差役之橫至於擄人之財奸人之婦擄人之乳暴人之骨情危號呼自救死不擇音又盡以爲鼓譟而執之道路觀者皆謂此輩誦法孔子

何大罪而係虜若此凡其同類有不傷心酸鼻
者乎以一二内臣而至於逮士子二三十人以
此二三十人之逮而盡失海内士子之心臣等
竊為
陛下惜此名也夫為
陛下之官與
陛下之士尚自不能與内使之忝隨抗矧在小民
更復何言彼官與士尤須

上
聞耳小民即徑自夷滅矣家搜戶括其頭會箕
斂闔財致命勢如兵火拋妻賣子價比豚雞農
不得耕耘商不敢貿易號哭之聲上徹霄漢寃
憤之氣蒸為氣祲顧奈何令
陛
下得聞之今日且未論天下亂與不亂但問人
心離與不離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陛
下所得於天下者幾何而失民至於此乎臣等
願

陛下深維大計收拾人心免逮外吏量從降罰以
收臣子之心免逮諸生以其事付撫按問理以
收士子之心詰責中使繫治棍徒盡罷取民害
民之事以收九州四海蒼赤之心則天下幸甚
臣聞域中有二權操利權則天下奸猾貪肆之
民歸之操兵權則天下猾賊强狼之民歸之令
高淮抵掌而陳奏所招民兵至數百人出入披
甲冑執干戈以自衛此其漸不可長也

槼

陛
下試觀此形狀若非害民至極民何若與之為
仇若非人人欲殺何事而陳設兵衛若此以數
百人歲不下萬金養之若所使漁不十倍於此
則輕矣萬金以養此何為今日一人倡始諸使
必皆效尤以掖庭永巷之臣談吹角逮才之事
則與唐之觀軍容使何異古來內臣之禍唐甚
於漢說者以為漢不典兵而唐典兵故也天下
事作始甚微流禍滋大縱之甚易收之甚難正統

中曹吉祥之亂亦可鑑矣惟
陛下為社稷長久計耳
職按中使與有司相惡因而激成
詔獄逮繫緹騎交錯於道為縉紳子衿之禍者數
年不解頳
先帝嗣位盡撤中使罷礦稅漸錄諸逮治有司存
者起用没者贈卹繼志之孝光于千古矣

萬曆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左都御史溫純一本懇乞

聖明亟定

國是以一衆志以保治安事臣惟

國家所最宜定者

國是國是不定將上下日睽惑於似有似無之

言使有過應劣處應外轉奸人得乘之以肆無

稽之說而遂異已且使首相日抱無端之疑不

安於位久杜門不出則今日之大駭者臣屬言
官之長不可不明言以剖群疑而定
國是孰應劣處御史于永清是也孰應外轉都
給事中姚文蔚是也孰為異己吏部諸郎之不
聽改科秦人之多口曰非永清者是也臣若仍
拘不非大夫之義終默而不言恐滿朝終不知
國是終不定且永清之惡臣實縱之亦不能禁
罪蓋永清之按秦也禮遇臣特厚比其行臣且

有言以贈惟出關路多言永清之歸橐甚衆入京臣鄉人又爭言永清之括贖鏹至數萬會各道差方苦員缺望永清或改可免然永清則心知而畏之矣故當臣恭論廣東廵按顧龍禎即倡衆疏力救實急急以相左之迹見庶幾令臣避嫌而已亦可免各御史不知也時臣亦謂言官之體面當存即異同何妨既假子幼力却湖廣苦差臣亦唯從令歲又謀兩京學差有勸臣

姑令南以滿其欲而緩其毒者臣難之而永清忿畏乘詿順天差則力促馮應鳳恭臣應鳳心知其奸不應又向人曰馮御史欲恭我止之矣向臣曰馮御史因爭差不遂成疾矣應鳳四差已滿應管
京畿河南等道何常差往順天臣亦何常預計而横肆鼓弄不推臣苦應鳳亦苦矣又乘趙文炳推外則力激文炳曰今秋因公年例致鬱成疾

文炳有功於晉楚臣心器之止因出晉迫于交代發疏稍遲恐後御使效尤故量補副使副使豈陷人之穽而横肆鼓弄不惟臣苦文炳亦苦矣又乘吏部尚書李戴引疾則肆言曰臣欲過吏部臣與戴為三十年莫逆且戴疾且無後難對臣妻子垂淚對科臣田大益等會力言戴不可去而忍幸災耶又乘劉九經疏有十日南山之語不過書生期望老成則與文蔚共肆言曰

秦人欲擠首相沈一貫與臣過吏部之言同豈不寃哉臣與首相同舟同憂四年矣居嘗相約以散朋黨調和人情為主首相嘗曰人苟可用雖吏類亦錄臣心寔服而忽聞鄉人有擠首相之言耶且擠之欲何為在永清不過欲盡逐秦人多口之能考察已者而今文蔚推外之後迫欲吏科叩轉京豈力求之不遂遂兩相倚為一拳兩虎之謀使自相攻而坐收漁人之利此一網

打盡之四司蓋不准改科者鄧光祚吳仁度也日非永清者趙邦清其一而俟執躬池魚之殃耳乃草蛇之驚又藉以撼倪斯蕙矣然未已也永清即以其計陽望九經爭班而陰陷之九經不知也九經又從永清恨臣規切叅董裕默以叅臣是誘秦人自相攻也又謂其疏出李應策手更有叅首相語為九經所刪不將以莫須有之言為不可易之案手項文齮齕牛應元會推

之議曾引九經為陷穽地一網也將半及於秦
矣于時首相不知也衆言官不知也雖文蔚亦
不知也蓋二憾以其術籠人而永清又以籠文
蔚總之部郎交構之釁則有之而秦人多口之謗
則有之而强以無罪為罪强以不貪為貪强以
未恭為恭强以不黨為黨則二憾之為之也尤
可異者吳仁度未交構又無口過亦入其中无
一人不為仁度屈亦無一人敢為人度言則以

二憾之故深願首相自信勿疑速出視事以先
國家之急其內外臣工之藏諸腹者臣謂不必深
探若逆中人以莫可解之罪但形之章疏見之
施為有不公不法重則寘以刑辟輕則斥之田
里使人不以直言而駕實禍忝照福建道御史
於永清據貪狠如狼如羊論閃爍若鬼若魆行
李滿道怨恨不止一方舞智濟私變幻久干公
議紀綱重任豈可濫竽玷替額風幾于掃地戶

科都給事中姚文蔚營求力竭傾陷機深是非
之淆亂已　去留之關係不淺于永清本當照
祝御史例行提括贖與經過夫馬文卷重嚴憲
體姑與姚文蔚從輕量議示懲伏乞
皇上宣諭閣臣沈一貫即出視事以圖化理大奮
乾斷將於永清姚文蔚分别降調外任以為亂紀
肆毒之戒
勅下吏部并本院嚴飭各衙門虛心持己矢慎秉

筆

公縱有錯悞不妨如趙文炳昔年改正竟完令
名結黨陷人及為黨錮泄忿或為人報復聽臣
等及科道官據實恭究庶
國是可足人心可安而天下治安可保無虞矣
職按大臣多以老成持重影響為護身符譽
之不喜毀之不怒若寬然長者實鄉愿之學
術耳待小人當如富弼云口誅筆討不少假借
乃散群之作用溫純此疏是已或以御史大夫

不當恭及科臣則又非篤論

顧

先朝顧佐何人哉御史大夫總持法紀百官皆在所

彈壓何論一科臣也